

□戴发利

老城的一条老街，从街头到街尾，都掩映在双排整齐、高大茂密的法桐树之下。老街有自己的名字，可我在心里一直叫它“法桐老街”。

走进法桐老街，我像一只鸟，回到巢穴，被遮天蔽日的大树所营造的空间包裹、拥抱，一种温暖和温情随之而来，迅速消解内心不安，如徜徉在梦幻般安详宁静的童话丛林。此刻，我的心已然放下，万般舒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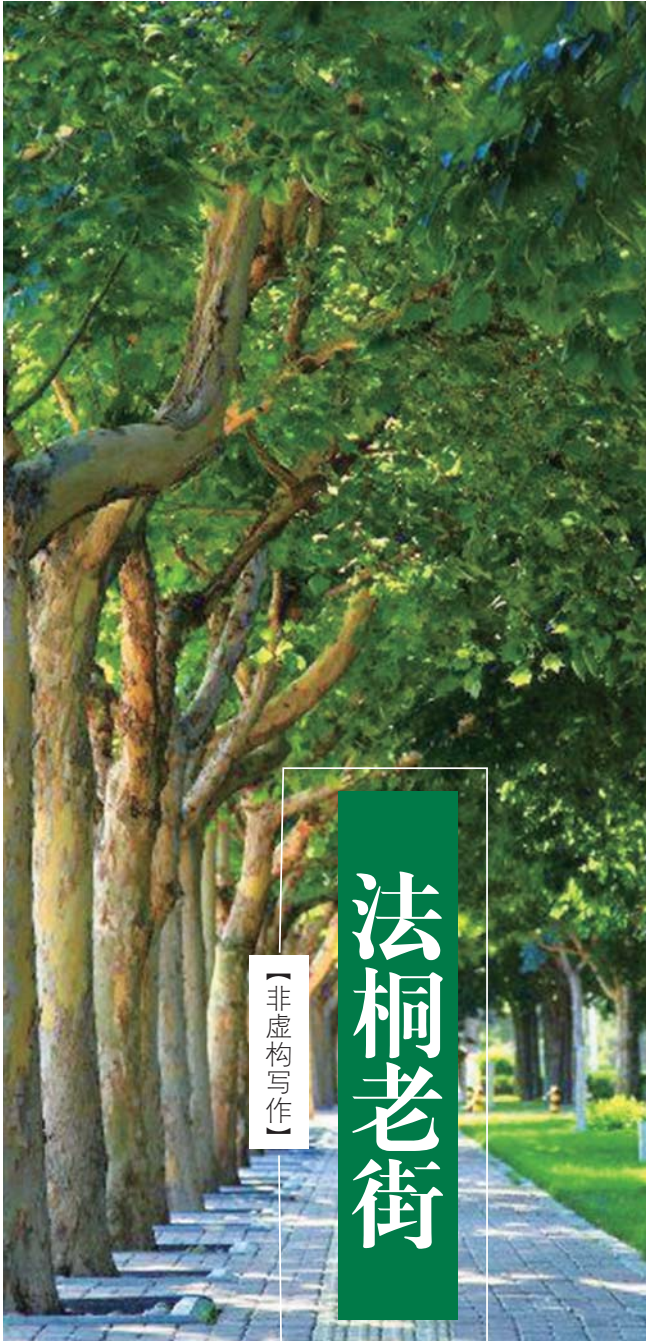
法桐的灰白色树干位于街两侧人行道上，两两对望，整齐列队，随着道路向深处延伸，健壮、沉稳、挺直、厚实，有着仪仗队般的整齐壮观。更产生视觉震撼的是它们参天茂密的枝叶。这些枝叶，从街道正上方的天空中横穿到一起，在行人、车辆的头顶上紧紧融合，相扶相交，难舍难分，如密闭的穹盖，形成巨大、天然、绿色的廊道。

法桐深扎在地下的根系会不会也如此相向穿越，紧密相交？我想大概会的，枝叶的拥抱如此热烈，根系之间定当更加缠绵。我仿佛看到，在沉寂的地下，它们紧紧牵握，四处延伸，一起努力探寻吸收水和养分，让地面上的树更加生机勃勃。

我在这个城市生活多年，看惯了楼房、街头、行人及一切景象的不断变化，此消彼长，来来去去，但这条老街上的法桐始终未变，一直挺立，愈发繁盛。

当年这些法桐还是芊芊幼苗时，它们是带着快速生长的使命来到这里的，这条街迫切需要大树的绿荫庇护。所以，它们从扎根那一刻起，就调动自己的全部内在力量，一个劲生长拔高、伸展树叶成荫。虽然这片土质不够肥沃，时有旱涝，但它们喜欢阳光，不择土壤，不惧病害，天然具有向上生长的速度优势，没过几年就长得高高大大，青春帅气，直触蓝天白云。它们先是让树干长得足够高大，支撑起宽敞空间，让车辆和行人方便通行，风也可自由无阻地在树下来回穿梭；它们再让枝叶长得足够茂密，为这条街营造绿荫，抵挡灼日的烤晒。同时它们也知道，树下需要冬天的阳光，所以，赶在秋冬交替的季节，它们及时把叶子褪去，让冬日暖阳能够透过树梢洒在街上，洒下暖意。法桐还知道，它们世代以来都是长寿的，既然在这里扎根，与这里的一切融为一体，就不能轻易离弃，所以，它们抱定一个念头，要好好活着，活到百年以上，伴着这条街一起走过沧桑岁月。

在老街上走过，我仰望着每一棵法桐树。看着斑驳的树皮，有剥落、再生的痕迹，如同看到法桐的身体在旺盛而不停歇地代谢、再造、重生，构成这方硕大的树下世界。在法桐的庇护下，车行不息，行人从容，井然流淌。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法桐老街

那些老街坊邻居，摆一张桌子搬几个凳子，扑克、象棋、茶水，扎堆而坐，悠闲自在。

对于这条老街，法桐的历史很长。但它们的祖先漂洋过海来到我们这个国度的历史却很短，只有百年左右。它们的故乡在遥远的异国，虽然被称为“桐”，却与这里古老的“梧桐”并非相同属类。可是，人们还是愿意称它为法桐，称呼起来朗朗上口，有着诗意美。

法桐，是有生命，也是有灵魂的。它的家本应在广袤的山野之中，那里有肥沃的土壤，灿烂的阳光，适宜的温度和水分。而来到城市，来到老街，则是一处陌生之地。它们来之则安之，一切均不苛求。

在这里，它们不能仅仅只是为了自己快乐而无忧地生长，它们要在这里为人间营造一片大自然的天地——要奉献嫩绿，要布下浓荫，要用那毛茸茸的多角形大片叶子阻挡灰尘、消解噪声。就连秋天，那由绿变黄变褐，变得五彩斑斓的树叶，也成为人们眼中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深秋初冬的叶子，飘然而下，落在行人的肩上、怀里，又飘落到地上，厚厚一层，在微风中偶尔飞卷起一两片，整条老街变得诗情画意。

它们的枝条，还可能被

从各种角度大幅修剪，根据人们的需要进行多种造型，既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风貌，还要为老街作出自身形体的改变。在它们的枝叶间，是为鸟儿和昆虫辟出生活的家园，那些叽叽喳喳的喜鹊、麻雀，在树上欢快地蹦跳；小小的昆虫，如瓢虫、蚂蚁在枝叶上爬来爬去，大树像鸟儿和昆虫的保护神，坚稳、厚实、可靠。

法桐站在这里，每一个清晨，它们为老街迎来朝阳，看着早起的人们开启新的一天，注视着那些哗哗清扫的环卫工人，那些匆匆去往学校的学生，那些开门营业的早餐店主，人与树相守相伴。每一个晚上，它们在寂静中为老街守夜，身披月辉和星光，看着万家灯火，叶子在微风中沙沙作响，静享这宁静中的孤独。

或许，它们内心曾盼望回到故乡的山川丛林中尽情生长，但它们又如此一直安心、沉稳地在老街上站立，并准备一直站立下去。

大概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强大生命力，注定它们要四处为家、去往远方，也注定与这条老街的缘分，生生世世。

（作者为烟台市蓬莱区政协学习文教委主任，区作协主席）

□朱闻麟

那夜倚在临水栏杆上静静张望，寻觅起飞翔在夜空里，闪着荧光的小精灵，那是我心心念念的萤火虫。环视一圈没见它们的踪影，却招来一群蚊子的围攻，随手拍去，伴随的是一股痒感袭来，不得不放弃在户外的想法，躲进空调房里。

想起萤火虫是个不经意的邂逅。当我熄灯准备睡觉时，一只小精灵向光而行，飞临到我的窗前，停在玻璃上，有节奏地闪着幽幽的荧光，我忙起床走近细看。黑暗中，一人一虫隔着玻璃对视起来，萤火虫并没有因我的窥视产生波动，依然有节奏地发着它的荧光，也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童年。

儿时的乡村几乎都是纯自然的，为了能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夜，从没听说和享受过空调的人们，在吃过晚饭后，不约而同地拿着小板凳，聚集到村头大树下乘凉。

那是一块最聚人气的乘凉宝地，早去的人们已点燃半湿的艾草当蚊香。更有甚者直接扛把竹躺椅放在迎风处，手摇着蒲扇聆听蛙歌蝉唱，不经意间蒲扇掉落到地上，响起了有节奏的鼾声。大伙并没受其影响，依然聊着家长里短的琐碎事，直到夜深热有所散去才起身回家。

对于这样的夜晚，我们这群小皮孩是最欢喜不过的，会紧随大人的脚步，来到村头打闹玩耍，不弄出一身汗，都感觉对不起夏天这个名份。

记得玩得最多的是捉迷藏，什么地方偏就往什么地方藏。有次为了不被发现，阿杰爬到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上，骑坐在树杈间躲了起来。也不知是玩累了，还是树大招风，居然在上面睡着了，即便我们就站在树下，还一直喊着他的名字，愣是没有把他吵醒，到第二天小伙伴们聚在一起才知道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几时醒来的，随即下树回了家。

在玩耍的过程总会有意外的惊喜，令我们兴奋的莫过于飞翔着的那一点荧光。也不知道萤火虫是在什么时候悄然飞临我们上空的。那时的我们还没跨进学堂，自然不知车胤“囊萤夜读”的故事，有的只是外婆常唱的歌谣：“萤火虫，夜夜红，东天牛屎臭，西天草木香，木香棚下种绿葱，绿葱开花满地红，新打锄头拓青草，慢打镰刀切细葱……”

捉迷藏的游戏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捉萤火虫。扑打这些小精灵是非

常容易的，我们借来了父母手中的蒲扇，时而跳起，时而蹲下，把一只只萤火虫捉到手。这时委派回家取空酒瓶的小伙伴也一路奔来，我们把手上捕获的放进瓶中，随着萤火虫慢慢增多，光也亮堂起来。

看到我们一个个浑身是汗，大人们立马叫了停，还要回了蒲扇。没了称手的工具后，我们不再追拍那依然飞舞着的精灵，转而围着瓶子好奇地欣赏着，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，萤火虫为什么能发光？它发光又是为了什么？

问大人，他们也无法说清这些提问，只得搬来老话，说萤火虫是腐草变来的，发光是为了帮迷失方向的孩子照亮回家的路。还有个大人唱起我们常听的儿歌：“萤火虫，挂灯笼，飞到东来飞到西，晚上飞到家门口，宝宝回家它来送。”

知道这些答复不会让我们太满意，大人立马转移了话题，说萤火虫能预测未来，还提议让我们取出一只萤火虫，把它放到地上，看它留在地上的荧光有多长？问大人能预测什么？说荧光的长度就是秋收时稻谷的长度。听后我们就来了兴趣，想方设法把那荧光拉得长些，巴望着稻谷能够大丰收。看到我们争相比拼，大人们也开心地大笑起来，那是小精灵带给我们的快乐。

今晚看到久违的萤火虫，又想起小时候的问题，立马来了精神，索性不睡了，打开了书橱，翻起了书本，终于找到了萤火虫发光的原因。原来萤火虫的尾腹部有层淡黄色的透明薄膜，下面排列着叫做荧光体的细胞，遇到氧气就会发生化学作用而发光。至于发光的原因，主要是为了吸引异性繁衍后代。

看到答案的我又一次返回窗前，萤火虫已没了踪影，或许它已踏上找寻伴侣的途中。我像是完成使命般长舒了一口气，是该休息的时候了，在心中跟小精灵道了声“晚安”，带着困意躺倒在床上甜甜入睡。

那晚的梦里，我的身体似萤火虫般无比轻盈，双脚轻轻一踮，立马飞翔起来，来到了故乡的上空：村头乘凉的大树还在，沿村的小河依然清澈，村边的原野禾苗一片葱绿……从梦中醒来，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真切和自然，真要感谢萤火虫，把美丽的故乡和遥远的童年带给了我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）